

张謇研究的文化自信



张謇研究俨然又热闹起来了,各类组织纷纷成立,各种会议纷至沓来,各样展览接连不断,相关的论述也多了,其中不乏精彩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在一片喧闹之中,我觉得王湛先生在江苏省张謇研究会成立大会致辞中的一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从总体上看,张謇研究开展得不够全面、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和张謇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相比,是不相称的。”

对于王湛先生的论断, 我的理解是张謇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但与张謇先生所做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比, 尚有距离。这句话绝不是简单地否定已有的张謇研究成就, 更多的是激励和期待, 希望张謇研究有新突破, 达到新高度。

无论什么学科, 如果要攀上新的高峰, 都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作根基。根深才能叶茂, 张謇研究也不例外。张謇研究的基础, 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另一方面是基本史实的厘清。这两个方面, 南通市档案馆大有作为。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南通市档案馆珍藏的近万卷大生档案, 是张謇及其创业团队, 以及他们的事业继承者, 在兴办实业、倡导教育、捐资公益事业等方面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 是研究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一手史料, 历来

为张謇研究者所重视。就大生档案开放程度和编研力度而言, 南通市档案馆至少在国内是名列前茅的。

尽管大生档案早已对外提供利用, 利用者来自境内外诸多研究机构, 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档案从未被利用。2021年, 南通市档案馆与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合作, 对张謇创办天生港电厂的档案进行整理。让人意外的是, 相关档案非常丰富, 足以还原当年张謇及其合作者艰辛创业的过程。整理的成果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张謇与天生港电厂》。让人欣喜的是, 时隔百年, 张謇两份英文函件被发掘出来, 可以说是这次整理的最大收获。

天生港电厂的早期档案藏在深闺多年, 没有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百年庆典进而推动的与南通市档案馆的合作, 还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展示在大众面前。大生档案体量较大, 限于人力物力, 目前已经编辑、出版的档案选编, 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走合作之路, 不失为双赢乃至多赢的策略, 能够尽快、更多地跨越时空, 为研究者带来查阅的方便。期待能有更多的单位和个人一起参与到这项造福后人、功德无量的事情中来。

与此同时, 南通市档案馆一直致力于大生档案的征集工作, 2012年版《张謇全集》收录的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数十件张謇档案, 就是最好的说明。《上海怀德堂记》是研究张謇慈善思想的重要文献, 一直只闻其名不见其身, 能够征集到它的高清复制件, 也算弥补了一个遗憾。

至于张謇及其事业基本史实的厘清, 是张謇研究的基石。精辟的评述和独到的高论, 必须建

□朱江

立在信史的基础上。张謇究竟创办和参与过哪些事业, 这些事业的前因后果和存续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其间与哪些人物有何种交往, 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是张謇研究最基础的层面, 也是走向深入的前提。

大生档案为廓清这些问题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尽管相关的内容极为分散, 需要耐心不断地爬梳剔抉。大生驻沪事务所是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大生系统最早设立、之后逐渐演变为其核心的一个机构, 甚至大生档案主要就是大生驻沪事务所的产物, 理应得到相当的关注, 但可惜的是连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基本演变, 在几乎所有涉及的论著中, 都没有得以正确的表达。事实上, 认真研读大生档案, 这个答案不难得出。也就是说, 这方面的研究, 跟大生档案的开放程度是不匹配的。

张謇是南通人, 南通本土学者研究张謇, 自然带有一份亲近和推崇, 这种情感也是研究能够坚持和深入的因素。作为大生档案的保管者, 更应有一份责任感, 就是档案工作者“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章开沅先生生前, 始终寄希望于南通的学者成为张謇研究的核心力量。南通档案人, 应该有足够的自觉, 在把大生档案保管好的同时, 开展对大生档案和张謇的基础研究, 并把成果惠及学界。张文宏医生有篇网文, 题目为《流水争先, 靠的是绵绵不绝》, 这不也是甘坐板凳十年冷的南通档案人的写照吗? 绵绵不绝是下的苦功夫, 是不图回报的潜心付出, 而其驱动力则是绝不动摇的张謇研究的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大地阡陌 许聪摄

流年忆语

□陶晓跃

诗人姚振国在同学圈里发了一个链接, 并慨叹:“沙白老 97 岁还在写诗, 太了不起了!”连忙点开链接, 是沙白《四月》:“柳絮有心/时而身前时而身后/总是不离不弃/而近处的小池塘/蛙声三两/终不成腔调/不知是蛙声寻柳絮开心/还是柳絮钟情于蛙鸣/抑或是它们合谋/戏弄我的白发/在这个四月/困顿无奈的午后”。

不离不弃的“柳絮”, 不成腔调的“蛙声”, 如同无赖的小儿, 共同谋划, “戏弄”着年高的诗人, 于是, 诗人午后的“困顿”, 便销蚀于柳絮的“有心”, 蛙鸣的“钟情”, 一同走在人间四月, 融于和暖的春天。诗结句中的“无奈”, 更是意味多多, 既有被动接纳的意趣, 又有主动融合的愿景, 是一种不露声色的欣慰之情的诙谐表达。诗清淡, 味醇厚, 俨然丰子恺笔下的风俗小品。

沙白老为诗, 始于中学读书期间, 迄今已八十余年, 称得上诗国翘楚, 江海骄子。而早些年, 我曾与他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诗缘。1975年, 我高中毕业插队于市郊农村, 有大把空闲时间。说不出为什么, 我突然喜欢上了诗, 于是偷偷涂鸭。当其时, 本埠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沈金池, 家居毗邻的生产小队, 经熟人介绍, 便常去他家请教。沈师傅为人厚道, 耳提面命, 我似乎很快便站在了诗歌的入门之口。

大概是1976年, 我苦心经营写了一首反映渔家儿女战斗地地的诗稿《海上女娃》, 拿去请教, 竟得到沈师傅的首肯。他与我约定某天去南通市文化馆找李老师讨教, 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李老师是谁, 只是在约定的那一天, 跟着沈师傅从天生港乘坐3路公交车到了终点站——南通电影院。

走过文庙, 拐进一个小弄口, 径直到底, 便是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沿楼梯而上, 右拐至最东头的办公室, 一张油漆剥落的办公桌后, 坐着一个中年人。沈师傅喊他“李老师”, 我也跟着喊“李老师”。李老师起身让座, 沈师傅向李老师介绍我, 我说的是什么小知青, 写了首诗, 特来请教之类的话。当时我一

脸的稚气和忐忑, 竟记不得是我把诗稿交出的, 还是由沈师傅转手交送的。

李老师埋头看稿, 我心里又突然一紧, 想到自己不成模样的字迹, 会不会让李老师不快。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李老师抬头看看我说:“稿子先放在我这里, 我再看看。”李老师的声音不高, 语速也不快, 让我安心了些许。告辞时, 李老师从办公桌抽屉里, 拿出一叠印有“南通市创作办公室”字样的方格稿纸送我, “多看, 多写”, 边说边送我们出办公室, 然后至楼梯口。他身着蓝色中山装, 个子不高, 可一身透出的精气神儿, 看上去四十上下, 与沈师傅年纪相仿, 而实际那时他已年过五十。

回去的途中, 沈师傅告诉我, 李老师名叫理陶, 笔名沙白, 既往曾在上海《萌芽》杂志做过诗歌编辑, 以前发表过大量在全国极有影响的诗作, 是全国数得上的大诗人。可那时, 因为时代的制约, 自己的浅陋, 我却从未读过沙白老的一首诗。

大约是在几个月后, 生产队队长交给我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圆筒形邮件, 拆开后是两本飘着油墨香味的杂志《创作交流》, 翻开杂志, 《海上女娃》刊发在杂志的最后一页, 整整一个版面。内心怎一个狂欢了得? 竟顾不得将发表的诗与自己的原稿比较, 体会其中的奥妙, 求得更为深入的悟觉。这实在是人生之大憾!

受其惠泽, 我成了生产队的通讯员, 来年我又成为当时东风公社文艺创作组的一员。1978年, 全国恢复高考, 我追上了末班车, 有幸与诗人姚振国、卢庆平以及沙白老的儿子李晓白同窗。班上才俊云集, 自己忝列其间, 明显底气不足, 便暗生急流勇退之意。之后又结识了本埠冯新民、仇红、王志清、王子和、季求林、李军、鲍冬和诸多诗家名流, 眼界大开, 可也愈发觉得自己才不才, 再也无心栽柳, 便忍痛匿迹于诗歌江湖之外。

虽然远离诗歌创作, 可对诗歌的爱好, 初心难改, 特别是大量拜读了沙白老的诗歌以及诗论之后, 对诗歌的认知, 有了由表及里的蜕变。这样的认知, 让我在诗歌的教学中, 有

了游刃有余的轻松。每讲讲授唐代绝句, 宋人小令, 我总喜欢将沙白老的一些短章与其比较。“湖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片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沙白老的《秋》, 不就是现代版的绝佳绝句, 绝美小令? 偶尔兴之所至, 写一点游记类的文字, 得意之时, 也拈来沙白老的一些诗句装点添秀。

2015年, 沙白老以90岁的高龄出版了诗集《音尘》, 李晓白特意赠送一本予我。读完之后, 久久惊叹沙白老卓越的洞察力, 以及超人的创作活力, 便以《美丽而苍凉》为题写了篇诗评。我写道:“米兰·昆德拉曾说:‘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 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在喧嚣的尘世, 我们如能静下心来感受那美丽, 感受那伤感, 一定是人间美丽的事情。”

前几天, 老班长顾宝泉打来电话, 约老同学相聚, 我快意应允, 可他又要我写一点什么, 我却以埋头于故纸堆不得出而一口拒绝。潜意识却是老班级里, 弄文高手比比皆是, 我算不得什么惹什么蒜。是夜难眠, 觉得自己太不近人情, 悔过之念, 催促我写下小诗《忆语》:“飘梦芳华七八年, 流水如斯秋先知。若唱前人春思调, 一冬最是忆君时。”并有序:“同窗约邀小集, 适拟《<影梅庵忆语>清谈》一稿, 偷得‘忆语’自乐, 戏作, 助兴尔尔。”翌日, 觉得小诗不说平仄, 起承转合, 倒也算回事, 只是前人诗意的痕迹明显, 诗题也大有商榷余地。几十年不写诗, 不必苛求, 我安慰自己。而就在这天, 我读到沙白老的《四月》, 随后又看到李晓白在圈里的留言, 大意是说他父亲, 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诗, 可手抖不能写字。这些诗句是听他父亲一字一字地读来, 记录下来的。我想, 当年“李老师”浑身上下所透出的精气神儿, 我更生出联想, 莫非冥冥之中, 有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 推动着我以诗的形式表示难当的羞愧, 更表示无比的敬仰吗?

高山仰止, 唯愿沙白老诗情常在, 诗艺常绿, 成就当代诗坛, 一个可以流传百代的美丽传说。

摄影杂谈

□杨 譔

最近看到两组摄影作品, 每组数十张, 涉及数十位摄影家。这些作品都曾获得过顶尖的荣誉, 欣赏之后感受颇为复杂, 触发了一些久积的想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也学了几天摄影, 开始使用的是一只海鸥相机, 后来换了美能达, 速度、光圈、景深……自己预想了效果, 作出估算后手动控制。不久“傻瓜机”普及, 但效果实在不怎么样。而今摄影科技发达, 人人都是“摄影家”。在某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 有人说: 在当今, 摄影艺术是最受大众喜爱、用途最大、最合时代要求的艺术。这个观点无疑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

摄影是艺术吗? 好像不能算是, 因为对机器的依赖程度太高。摄影不是艺术吗? 应该算是, 因为它能记录和表达其他艺术无法记录 and 表达的东西, 而且, 如何表达? 表达什么? 最后都能由人来决定。

如果说书画入门须要具备一定的笔墨造型能力, 那么摄影似乎更难, 须要有较高的美学修养、发现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

我认为摄影首先应该记录真实。真实是摄影的根本属性, 是其最大的强项, 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关键。摄影的后期制作越少越好, 照片的成像状态越原生态越好。

为表现某一个宏大主题或追求某种艺术效果, 通过“导演”而获得, 那是“假的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作品就不是优秀的、珍贵的艺术品。

张家界、九寨沟、黄果树、西湖、长城、故宫都是美的, 如果不能拍出它们各自的历史与文化之美个性之美, 便只是一帧普通的风景照而已, 和五六十年前照相馆里作为背景的大画片没有什么两样。

漂亮不等于美, 美离不开独特。即使是风光摄影作品, 也应该是唯一的、奇妙的、有趣味和意味的, 既出人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我欣赏过一张表现年轻的小僧侣在辛比梅宝塔的快乐时光的照片。画面中央是三个身穿红色僧装的小僧侣, 从他们“追逐”的身姿中可以感受到童年的纯真、活泼、嬉戏和快乐, 即使身处宗教圣地也不例外, 令人不禁陷入思考。画面上圣洁的白与跳动的红, 庄敬的塔与波浪状的墙, 既对立又和谐, 上方露出的那一角湛蓝圣洁的天空, 那是人类灵魂奔向自由的天堂的出口吗? 我还欣赏过一张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沉船墓照片, 应该是从高处往下作俯瞰式拍摄的。船的残骸在那里已经有100多年了, 在照片中犹如巨大的三叶虫化石。100多年来, 看到此场景的人不在少数, 但有几个人被此震撼了? 又有几人由此引发联想, 被飞逝的时间和生命唤起了莫大的悲悯, 激发拍摄这一题材的灵感? 因此, 摄影师自身必须首先是个善感且富有思想的人。

优秀的摄影师应该具有天生的、特殊的敏锐, 具有预感事物发生发展的直觉, 能在平常中发现不平常, 善于抓住最美的、最典型的、最动人的、内涵最丰富的瞬间。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拍狂拍, 希望从中有所“捡获”。偶然寓于必然, 撞运式的创作不可能产生真正耐人寻味的好作品。

敏锐的感知、发现的眼光、联想的才情, 这三点比摄影技巧更为重要。相机和相纸是冷冰冰的, 但摄影作品却可以传达出人的温情。时机(瞬间)、取舍、角度、构图、场景、色彩等等都是摄影师的“语言”。我曾见过一张黑白大照片, 只拍了两只眼睛, 一看就知道那是马士达先生——朴实、倔强、睿智、仁厚, 有精光射人。

我讲不出理由, 但我相信摄影师的情怀和思想是可以透过相机来传达的。

摄影师“静下来养心”比四处去“采风”更为根本和重要。

哑叔

□吴华英子

听老人说, “周”为村上大姓, 村里大多人姓周, 即便非周姓, 也必定拐着弯与之沾亲带故。在老家, 无论村里发生大事小事, 周家人似乎都有发言权, 当然, 除哑叔一家。他们从未享有过这种优越, 大多时, 其他周姓人排挤他们, 仿佛哑叔家姓周本身就是错, 让人觉得耻辱, 甚至晦气。

哑叔的身份证上应该有自己的真名, 但许多年来, 大家只喊他“哑巴”, 当着面儿也这么喊: 哑巴哑巴。至于真的叫什么, 没人在意, 反正提及“哑巴”, 大家便知道是他。我爸说, 哑巴和他相差不了几岁, 论辈分, 我该尊他声“叔”。

哑叔一辈子没结婚, 甚至没有过女人。他有个弟弟, 因后颈天生拖着个大肿瘤, 大家也不叫他名字, 只唤作“瘤爹”。瘤爹娶了媳妇生了儿子, 很多年后, 儿子又生了儿子。但瘤爹的媳妇去世得很早, 我妈说, 她只见过几面, 后来人说没就没了, 孩子还在吃奶中。自此, 哑叔、瘤爹父子一直生活在那间破房子里, 两个男人磕磕绊绊拉扯大了孩子。没有女人的家自然有些潦草, 瘤爹的身体不是很好, 干不了重活, 后来没有再娶。哑叔倒是身强力壮, 但一直没人相中。

日子总是往好里奔的, 尽管有时也会好景不长。转眼, 瘤爹的儿子哑叔的侄子长成了帅气小伙子,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跟村里木匠师傅学了门手艺, 在该娶媳妇时还算顺利地成了亲。印象里, 新娘模样俊俏, 一张娃娃脸, 见人就笑。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村里人也似乎开始接纳他们, 串门时总会和新媳妇开一两句玩笑。

哑叔虽不能讲话, 但人勤快, 农忙时, 常有人家里忙不过来就请哑叔过去帮忙。哑叔会看人, 也不是谁家请了都去, 奇怪的是, 记忆里只要我爸我妈去请, 他每次都会乐呵呵地过来。我妈也每次都会先煎上几只荷包蛋, 放上香油与红糖, 让他趁热吃掉再干活。庄稼人眼里, 哑叔绝对是个好劳力, 脏活重活, 一个顶俩。我爸每次都会在他离开之时执意塞点零钱算作工钱给他, 逢年过节, 也会让我拎点好吃的好喝的送去。一来二往, 直到现在, 哑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都非常不错。后来, 哑叔的小侄孙顺理成章来到这个世界, 原本冷冷清清的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哑叔帮着带娃, 也帮家里撑起了一片天。安贫乐道, 是普通人家的幸福。如今想来, 其实那是他们家最为幸福的一段光阴。

后来村里发生了件大事, 就这件事, 让哑叔一家再次陷入绝境, 同时, 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哑叔的侄媳妇, 那个模样俊俏长着娃娃脸的女人突然喝下了半瓶百草枯, 再没醒来。我清楚记得那天我刚放学回来, 哑叔家旁的路上挤满了看热闹乡邻, 我劝不让我去, 说吓人, 小孩子看了夜里做噩梦。有知情者说, 哑叔侄子常年在外做工, 女人在家出轨了邻村的男人, 被人发现了藏在草垛里的自行车, 又被堵了个正着……彼时, 哑叔侄孙不过三岁, 和自己的爹一样, 很小就没了娘。

再次失去了女人的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向后熬, 这一熬就是二十年。也不是没有变化, 二十年里, 瘤爹父子相继因病过世, 只留下哑叔和侄孙相依为命。村里人说哑叔的命硬, 克走了一个又一个。好在哑叔听不到, 我第一次觉得, 耳聋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即便遭遇了如此多不幸, 哑叔还是凭借勤劳给家里翻了新房, 又给侄孙娶了亲生子了。就在我们都以为哑叔从此可以享福时, 谁也没料到命运多舛, 情节会如此相似。哑叔侄孙媳妇最终抛下孩子和家庭, 重建另一段感情。村里人开始谣言, 说哑叔家风水不好, 命上不该有女人。我自然是不信的, 但格外觉得哑叔孤单无助。

如今的哑叔已步入老年, 头发也花白, 但依旧身板硬挺, 走路带风。他学会了钓鱼, 小河边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法用语言与他交流, 有时回老家看到, 就静静地在他身旁待一会儿, 他盯着河面, 我也盯着河面, 偶尔他会转过头来冲我笑笑, 我也笑笑。如果问得多, 他会让我拿些东西。我竟有些恍惚, 曾经也是青春年少过的哑叔, 一生为家操劳, 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通往田间的路上, 如今终于懂得了怡情养性, 为自己而活。对我们来说, 太阳虽远, 但总能让我们感受到暖意, 这样便好。看着河边的哑叔, 心里万般感慨。

“对于人生, 人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建造或耕耘。建造者可能会困于亲手筑成的围墙里, 耕耘者则不会, 他们允许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困境, 但最终都会跨越。”我知道, 哑叔就是那个耕耘者, 这一生, 从未曾停歇。我只希望, 他未来的生活, 能一直透着光。如果不能, 也希望, 途径是苦的, 末端有光。